

佛說阿彌陀經講記

(第三講)

淨空法師講述

今天我們還繼續解釋經題。本經的題目是佛說阿彌陀經六個字，前面已經將佛這一個字的意思介紹過了，今天我們繼續看第二個字「說」。在經典裡面講，佛經有五種人說，所謂是「五人說經」。這個五種人裡面，第一位就是「佛」，這個地方我們是指釋迦牟尼佛。那麼第二呢？這是佛的「弟子」，由佛當時在世的時候，那些弟子們，這裡面有菩薩弟子、有聲聞弟子，乃至於還有在家的弟子，都有說經的。第三，「天」人，我們世俗所稱之為天神。第四是「仙」人。第五種是變「化人」。由此可知，佛經比起一般宗教裡面那些經典，實在是有很大的不同。一般宗教經典總是以為這個教主，上帝、神，之降臨，有先知來傳達神的意旨，才稱之為經。佛法不如此，這五種人都可以說。但是除佛之外，其餘這四種人說經，必須要得到佛的同意，也就是佛的認可。佛認可了，弟子、天人、神仙、化人所說，都可以說是佛說的。

譬如我們在前面所講的阿難問事佛吉凶經，在這一部經裡面，前面這個長行的經文是釋迦牟尼佛所講的。而後面有廿八首偈頌乃是阿難所說的，阿難是佛弟子，阿難所講，那麼佛也承認，佛並不否認，雖是阿難講的，也就等於是佛說的，所以我們都可以尊稱之為經。

那麼在一般講來，佛不住在世了，佛在世的時候，經佛同意的那沒有問題；佛不住在世，後來的弟子們，乃至於天人、神仙所說的，能不能稱之為經呢？給諸位說，在原則上當然還是可以，只要不違背佛的意旨。但是事實上卻有困難，我們如何能夠辨別他沒有違背佛的意旨呢？因為有這一個疑問在，於是乎經典裡面才有法印之說。

在小乘所謂有三法印，就是他有三個原則。第一個是講的無我，佛法講無我。第二，講無常。第三個講涅槃。那麼換句話說，縱然這個不是佛所講的，如果能夠合乎這三個原則，雖不是佛說，也不是佛在世他的弟子們所說的，我們也可以承認他等於佛說，因為與佛的知見很接近。

在大乘佛法裡面，所謂有一法印，這個一法印就是實相，一切大乘法為一實相印所印定，那麼這個就是大乘法的標準。

那麼有這樣一個原則，後世的再傳弟子，乃至於天人、神仙，只要他不違背這一個原則，我們都可以承認他。一般說，最複雜的是鸞壇，我們本省稱之為神壇降乩扶鸞，那麼所降臨的也有很多，佛菩薩，天人、神仙之類的，可是這一些事情可靠性有多少呢？而這一個事情普遍地存在於民間；不但現在有，古時候已經就有；不但中國有，外國也有，方式跟我們中國不太相同。像早些年，學生所玩的碟仙，那就是外國式的扶鸞，跟我們中國沙盤上寫字的很類似。

在民國初年，大陸上扶鸞的風氣非常之盛行，好像在學術界裡也曾經研究討論過這個問題。我在初學佛的時候，曾經就這個問題請教過我的老師，章嘉大師。大師告訴我，扶鸞有這個鬼神降壇，這個是確有其事，不是假的。這一些鬼神，大多數，絕對的大多數，冒充佛菩薩、古聖先賢名義來降壇。其目的也不算壞，因為這

些靈鬼，他們也想修善，積德。如果用他本人的名義，那真是世間所謂的人微言輕，縱然降壇了，大家不相信，所以他就冒充佛菩薩的名義來降壇，其實決定不是佛菩薩。那麼他呢？這個大主意，也是規過勸善，勸勉大眾相信因果報應，斷惡修善，勸人做好事，這是他自己在修善業。至於靈驗上來說呢，小事情很靈驗，為什麼呢？這些靈鬼有神通，他這個神通能力很小，所以你要問最近幾天的事情，他跟你講得很清楚，你問兩三個月之內的事情，他有時候也很正確。但是你要問到幾年以後的事情，一年、兩年以後的事情，他往往就不負責任，胡說八道了，這個就靠不住。因為他的智慧有限，他的能力也有限，他的缺點乃是強不知以為知，這個是他的毛病。

章嘉大師告訴我的，滿清亡國就亡在扶鸞上，這個是最愚痴不過的事情，因為當年慈禧太后相信這個事情，所以滿清這些王公大臣遇到國家重大的事情，無法決策了，就來扶鸞，請神仙來指點，請這個佛、神仙來指點，於是乎指點得把他的國家給滅亡了。所以章嘉大師告訴我，這個事情是有，但是不能相信，不可以相信。那麼我也確實參與其事，去仔細地看過很多次，有些是真的，有些靠不住。而這些東西曾經有一度被這些野心分子所利用，就是白蓮教之流的，利用這個來號召愚痴的老百姓來作亂，那這個是罪業就深重了。

那麼還有，也有極少數極少數是真實的。譬如也許有很多同修讀到西方確指，那麼我印的這個本子，這個經本子末後一篇就是西方確指。這一篇文章也是扶鸞扶出來的，但是我們自始至終，看看裡面所講的，確實是佛法的正理。不但是正理，而且是相當地純。「正」它做到了，與淨土法門這些道理方法，完全沒有違背，這一篇東西確實是菩薩降臨的，它裡面也講得很清楚，這是勸修淨土的法門。所以我們對於鸞壇這些東西，最好像孔老夫所說，「敬鬼神而遠之」，為什麼？靈鬼，他也是眾生，既是眾生，當然他也有佛性，所以我們要尊重他，我們要禮敬他，我們不需要親近他，更不需要去信他，這是一個非常正確的態度。那麼如果你要喜歡接近呢，那你一定要記住正法的原則。換一句話說，他所講的是不是正法？如果為正法法印所印定者，就是與正法的精神、意趣、宗旨、修學方法不違背而相同的，我們可以信得過，可以依照這個辦法來修學。

譬如西方確指，他給我們講的修淨土這個方法，值得採取。他這個念佛的方法，是以一天分為十二時，這是按照我們中國過去這個時辰來計算，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，那麼一個時辰等於現在的兩個小時。是以一個時辰為一堂功課；這一堂功課的作法，它的辦法是一卷彌陀經，七遍往生咒，一千聲佛號，一百拜佛，這個辦法確實是好。個人修，直接了當；團體在一塊共修，又不麻煩。我覺得比現在有許多地方打佛七那個方法還要好。為什麼呢？他有靜，他有動。譬如人坐久了，這個坐久了，他要不昏沈，就掉舉，掉舉是心裡頭妄念七上八下，會有這個毛病。那麼他念誦的時候不多，一卷彌陀經，七遍往生咒，一千聲佛號，占的時間不多，你這個心確實可以定下來。到定下來之後了，譬如說坐在那個地方的時候，感覺到腿子有點麻木了，坐了有一個小時了，可以起來活動活動。活動活動，怎麼活動呢，拜佛，拜阿彌陀佛，起來拜一百拜。那麼這樣一堂功課下來，差不多是一個半小時到一個小時四十分，當中可以休息二十分鐘，然後再接著第二堂功課，每一堂功課都是這樣。所以你一天，做一堂也可以，你早晚功課照這樣做，一天做兩堂也可以。如果你沒有事情，年歲大了退休了，沒有事情，你一天修個四堂、五堂、六堂都可以。在精進佛七的時候，二十四小時裡面不間斷，我們做十二堂功課，那也很圓滿。所以他這個辦法，我們值得採取。

我成立了圖書館之後，我們圖書館一個共修會，就採取這一個辦法，用這種方法來進修。所以我們念佛會的課程很簡單，就是一遍彌陀經，七遍往生咒，一千聲佛號，一百拜佛。我們的修學方法就是依據西方確指來制定的。那麼這個就是講他可信不可信，一定看他的內容，於佛法有沒有違背，有沒有抵觸，要從這裡來看。所以佛法這個心量是廣大的，不是很窄小的；對於一切問題並不武斷，任何人說都可以，只要你說的這個方法原則跟我們一樣，我們都承認，都接受。譬如人家問什

麼是佛法？佛法講戒定慧；如果他那個地方不是佛教，是其他宗教，他也講戒定慧，我們就可以承認他是佛法，他所講的，那就是佛經。因為經有五種人說，不一定是佛說，這比一般的宗教，這個心量大得太多太多了，這個是佛法值得我們敬佩之處。我們學佛的人也要有這種雅量，要能夠包含一切。

像幾年前，我從香港回來以後，在中國佛教會大專講座裡面，啟講了凡四訓。那麼諸位曉得，了凡四訓不是佛經，是袁了凡先生對他小孩的四篇訓詞，家庭四訓，他的家訓，我給學生們講這門課。接著又講感應篇，那麼大家更明白，感應篇是道教的，不是佛教的。

在更早些年，在民國五十一年，我在大溪關帝廟講過文昌帝君陰騭文，道教。曾經有法師來質問我，說：「法師你在佛教道場裡面，講佛經不好嗎？為什麼要講外道的經典？」諸位要曉得，什麼叫外道？什麼叫不是外道？這一點首先我們要搞清楚。佛法裡面所講的外道，心外求法就叫外道。縱然不是佛門，他們那個道不是心外求法，那不能算外道啊！如果說它不是佛教的經典，我們就不能看，我們看了就犯法，這是偏見，這是狹義的意識，這一種知見不能成佛。為什麼呢？這是迷惑顛倒。所以我就回答那位法師，我說：「法師我請教你，佛門裡面常說：『諸惡莫作，眾善奉行，自淨其意，是諸佛教。』」這個四句話你承不承認？」他說我承認，當然大小乘經典裡面都有。我說這四句話是不是佛教的法印？是，可以算得上是法印。那好了，文昌帝君陰騭文，感應篇，了凡四訓，裡面所講的是不是諸惡莫作，眾善奉行，自淨其意？這一個法師很聰明，聽我這麼一說，他臉就紅了，一句話不說。

所以我們看世間一切的典籍，只要他內容所講的是諸惡莫作，眾善奉行，自淨其意，就可以把它看作佛經一樣，可以讀，可以講，可以研究，可以依照這個方法來修行，那有什麼不可以呢？別的宗教或許不可，為什麼？他有種種限制，他有他的獨尊，佛法裡沒有，佛法裡頭沒有唯我獨尊，沒有。佛法講理，只要這個事情合乎正理，都是佛法。因此佛經有五種人說，像這個感應篇，陰騭文，那是沒有經過佛允許的，沒有經過佛印證的，當然不算佛經。但是他裡面所講的內容，的確是諸惡莫作，眾善奉行，合乎佛的戒學。裡面所講的是遠離五欲六塵，修養清淨心，合乎佛的經論。因此像這些書籍，我們可以把它看作等同佛經。

由此可知，學佛人的胸襟與一般宗教信徒是不相同的。宗教信徒，他是排斥異教的；佛弟子不排斥異教。排斥什麼呢？排斥那些做惡的，就是違背心性，違背戒定慧那種心行，他排斥。所以佛弟子裡面，心中他有正義、有邪正、有善惡、有是非，這一些辨別；決定沒有唯我獨尊。只有我這個才是的，除了我之外，你們都不對，這個不是佛弟子的態度。那麼這是我們從五人說經這一點意思，希望諸位能夠體會到經典的正義。

其次，我們講到本經，本經乃是釋迦牟尼佛無問自說，這一點，太不容易了。「無問自說」「圓頓大法」。我們曉得世出世間的教學，都是由學生來請教的，老師來解答。如果學生不問，老師也不說。所以我們看看佛的經典，你看大多數的經典都是由弟子提出問題，佛一一解答。解答聽了如果還有問題，還可以提出來辯論，反覆地來研究討論。那麼像楞嚴經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。

在佛經十二種體裁裡面，有無問自說這一個體裁，那麼這樣的經典不多。沒有人問，佛自己就說，這什麼原因？這就是圓頓大法。弟子們根本他就不懂；根本不懂，他怎麼能問得出來？沒有法子問。那麼佛看到這個機緣成就了，就這些人善跟、福德、因緣成熟了，有能力接受這個法門，所以不等待學生來問，他老人家自己就說了。所以這是一個特別的法門。

那麼第三個意思，這個說與喜悅這個「悅」，在古時候是相通的。諸位讀論語，論語一打開第一句，「學而時習之，不亦說乎。」那個字是說，我們念悅，所

以這個字在古時候是相通的，因此佛說經，這個說字也有「暢悅本懷」。無上的大法，直接了當成佛的法門，現在這些學生可以接受了，能夠信得過了；這個道理給他講起來，他也能懂，佛這才歡喜。歡喜就把這個法門說出來，暢悅本懷。

所以這個法門是非常殊勝的法門，是接引最為廣大徹底究竟的一個法門；唯有這個法門，才能夠普渡一切眾生，皆成佛道。如果沒有這個法門，學佛，成佛的人那就少了，也就很難了。因為八萬四千法門，那一個法門都要具備相當的條件，而且這些條件都很難，不是普通人能夠辦得到的。所以佛今天說出這一個淨土持名念佛，一心不亂這個法門，實在是太稀有了，他也太高興了，那麼這個是說的意思。

下面再跟諸位介紹阿彌陀佛。阿彌陀是梵語，就是印度話。梵語「阿」，此翻「無」；此是中國，我們中國翻「無」的意思。梵語「彌陀」我們中國人翻作「量」一無量。「阿彌陀佛」要是把他翻成中國字，「無量覺」。古譯做「無量壽，無量光」，翻成阿彌陀佛，無量壽跟無量光。實在講的是「自性彌陀，唯心淨土。」

那麼從字面上看，阿彌陀的本意是無所不知，無所不覺，是這個意思。稱為自性彌陀，就是自性無量覺啊！從這個地方，我們能夠明白、能夠體會到這兩個處所，教化的宗旨不相同。譬如我們娑婆世界的教主一本師釋迦牟尼佛，前面跟諸位說過，釋迦的意思是慈悲的意思，能仁。牟尼翻成中國是寂默，就是清淨。換句話說，娑婆世界的眾生，一般來說，缺乏了慈悲心，也就是說缺乏了仁愛。所以釋迦牟尼佛在這個地區教學，就是以仁愛、慈悲為教學的中心、為教學的宗旨。換一句話說，是仁愛的教育。這個世界眾生的心一般都是很亂的，不能夠平靜下來，因此他的教學宗旨裡頭。又包含了清淨，所以提出一心不亂。那麼佛的名號就暗示了他在這一個世界，這一個地區，這一個階段，眾生根性；就眾生根性，針對著他的毛病，提出教育的宗旨。

那麼在西方極樂世界，我們在經典裡面去看，西方極樂世界的人，經上講，諸上善人，不但是善，而且是上善。那麼換句話說，上善之人，一定他具備了大慈悲心，具備了清淨，具足了一心，因此佛在那個地方就不能用慈悲清淨這個宗旨來教育大家了。為什麼呢？因為大家慈悲清淨都作到了。所以釋迦牟尼這個名號，在西方極樂世界用不上。那麼西方極樂世界的教學，佛又提出了一個宗旨，叫無量覺。雖然極樂世界的人民普遍都覺悟，但是他還有不覺之處，所以要把這個智覺再要擴充，擴充到無量無邊，所以佛的名號叫阿彌陀佛。也就是說西方教學宗旨，是以無量覺為教學的宗旨、為教育的目標。是要叫每一個人都成就無量覺，無量覺就是「佛」。

那麼經，一般把它譯作無量壽、無量光，是根據本經裡面的兩句話所譯的，當然也是譯得很好。經裡頭，有這麼幾句話說「彼佛壽命及其人民無量無邊阿僧祇劫」，這是講他的壽命。彼佛就是講西方極樂世界阿彌陀佛，他的壽命以及西方極樂世界一般人民的壽命，他跟佛是相同的，壽命是無量無邊。那麼這是阿彌陀的一個意思，無量的意思。經上又說，「彼國光明照十方國，無所障礙，故名阿彌陀。」經文裡面有這麼兩句話，古大德把它翻譯做無量壽、無量光，很好，完全符合經典裡面所講。「光」代表智慧，照十方國這就是含攝了無盡的空間；「壽」是代表福德，同時也含攝了三世，過去、現在、未來。所以「光」與「壽」實際上就是代表無量的時空，無量時空裡面所包含的一切，真是一法都不漏，圓圓滿滿，這都是西方極樂世界那一些學生們，所應當覺的範圍，應當覺的內容，所以稱之為無量覺。

那麼也許有人問，為什麼不翻為無量時空呢？好像這樣子，我們不是更容易懂嗎？那麼諸位要想想，「時空」這兩個字的意思，比不上「光壽」，光壽的含義比時空的含義要圓滿。換一句話說，光壽可以包含時空，時空不能包含光壽，這個是以人用字的善巧之處，我們不能夠不佩服。

阿彌陀佛，到底有沒有這個人呢？給諸位說，有這個人，不但有這個人，而且像我們的本師釋迦牟尼佛一樣，名實相符，確有其人。譬如釋迦牟尼佛的確大慈大悲，的確是清靜寂默，他這個名跟他這個人完全相應，實至名歸，這個名號是一點都不誇耀，那麼西方阿彌陀佛也是如此，確實這一位佛，他是無所不知、無所不能、無所不覺。

我們在大本經裡面看到這一尊佛，他在因地當中，就是從初發心，像我們現前這個時候一樣發心學佛。那麼在當時，他是國王的身分；他做國王的時候，機緣非常好，正好遇到佛出現在世，這種機緣真是百千萬劫難遭遇。當時世自在王佛住在世間，常常講經說法，他有這個機會去聽經，聽了之後非常歡喜，發心出家，把這個國王的王位讓給別人，自己出家修行去。那麼出家修行就是在世自在王佛的會下，剃度出家，他的法名叫法藏比丘，法藏。

這個故事在無量壽經裡說得很清楚。這一個出家人非常了不起，當然這是國王身分出家的，他這個度量氣派比一般人就不相同。所以他就在世自在王佛面前發了四十八願，那麼這個四十八願也在無量壽經裡面有記載。他要把這個四十八大願，願願都修滿，莊嚴了極樂世界，無論是在依報或者在正報都不可思議。其中有一願說：如果我要成佛了，我的智慧光明要是有限量，下面不能夠照到百千億那由他諸佛國度者，我就不取正覺，我就誓不成佛，有這麼一願。又有一願說：我成了佛之後，我的壽命如果要是有限量，下至百千億那由他劫者，那我也不成佛。那麼他現在成佛了，既然成佛了，當然他每一個願他都做到，決定不會有一願是虛假的，不會有一願是落空的，所以行滿果圓了，隨願所成。這是我們在四十八願裡頭，只舉出一個光明壽命來說明阿彌陀佛因地裡面修行，成就光壽無量的意思。

那麼更應當明了，阿彌陀佛根本識智遍照法界，就是無量光的意思；阿彌陀佛法身理體常住不變，就是無量壽的意思。這兩個意思都是從自性彌陀上來說的。極樂淨土就是眾生唯心淨土，彌陀如來又何嘗不是眾生自性彌陀呢！如果我們能夠體會到這一層的意思，我們與阿彌陀佛距離就拉近了很大很大了，接近阿彌陀佛了。依照這個方法來修學，正如同經上所說的，現前當來必定見佛，那麼這是說到阿彌陀的意思。說到佛，那麼諸位要曉得，說到佛實在就是說我們自己，我們先解釋這一點。

「極樂世界」乃是娑婆世「界」以「外」，三界六道以外的有這麼一個「佛教大學」；「釋迦本師為我們細說」，「勸我」們往生，往生就是「入學」。要是「得入，則一切法無不成就」，你相信嗎？因為他那邊的教學宗旨、教學目的，是無量，是阿彌陀，阿彌陀就是無量覺啊！一切無不成就，就是無量覺啊！因此之「故，佛的弟子」，佛的學生，「當如佛教」，應當如釋迦牟尼佛他老人家大慈大悲，教導我們的來「修行」，這樣「方不負佛祖宏恩」，不辜負本師釋迦牟尼佛，不辜負歷代祖師輾轉地來相傳，把這個法門一直傳到今天，我們看到了，我們也發心來接受。所以佛、歷代祖師，這種大恩大德。「暢佛本懷」，依照這一個方法來修學，這個理論方法來修學，才是真正舒暢釋迦牟尼佛的本懷，他到這個世界上來，本意就是這個。

因此在此地，我們在經題裡面「說佛」，「實」在就是說我們往生之後，就是「入學之後，所得之果位」。阿彌陀是無量覺，我們往生到極樂世界也能夠得無量覺。「以萬德莊嚴無量功德，乃九界眾生同具」，這是更應當相信的，為什麼呢？無量覺，萬德莊嚴，無量功德是我們自己同具的，本來具足的，與十方諸佛菩薩，一切眾生，無二無別。「然而你要沒有良朋、明師，無足以發啟之」，這個是很難得的一個機緣。雖然與佛同具佛性，同具萬德莊嚴，無量功德，可是我們的智慧德能並不現前，我們現在是迷惑顛倒。所以一定要良友、善知識，好的老師，明心見性，一心不亂的這種老師來教導我們，來啟發我們，使我們覺悟。我們自己也具足了如來智慧德相啊！而「極樂」世界，實在講他「是發啟吾人本覺之所在」，所以

就好比一個學校一樣，這是一個最理想的修學場所。如果我們「不能」夠「信」，不能夠依這個教導來奉「行」，「誠為可惜」，實在是太可惜了。

下面我們要說的就是經這一個字。佛說阿彌陀是本經的別題，五個字。「經」這一字是通題，凡是佛所說的都稱之為經，所以這個經是通題。這一個字在梵語稱之為「修多羅」，修多羅的本意是「線」的意思，所以它有貫穿的意思。而我們中國古聖先賢所說的這些理論與方法，教導我們，我們都尊稱它為經，因此佛所說的，到中國來之後也用這一個字來翻譯，翻成「修多羅」，然後我們再加以註解。

佛經通常稱之為「契經」，契是契合的意思，「上契諸佛所說之理」，十方三世一切諸佛，他所證的真理。佛說法，無論是深說、淺說，長說、短說，決定不能夠違背他所證的理體，所以說一定要契合諸佛所說之理，這是不能夠違背的。同時呢，「下契眾生可度之機」，這指教學，教學一定要能夠契合眾生的根性、程度。這個眾生他程度高，你就可以給他講高深的理論；他程度很淺，你就給他講淺顯的道理。換一句話說，不管眾生是什麼樣的根性，不管眾生是什麼樣的程度，要叫人人都聽得懂，人人聽得懂又不違背這個真理，這個經就不太容易了，所以稱之為契經。

而經的內涵，則有教有理有行，必須具備這個三個條件，這才能稱得上是契經。「教」是什麼呢？就像我們現在所謂的教科書，所有這個經本都是教科書。「教謂能詮一音聲文字」。釋迦牟尼佛在世的時候，沒有用文字記載，佛也沒有寫過書，沒有著作留給後人，佛當年以音聲說法。佛滅度之後，這弟子們才以文字把佛所說的這些理論跟方法，把他記錄下來。那麼這個我們留在經文裡面再跟諸位介紹，這是結集經的時候，態度相當地精嚴，有高度的可信性。

「所詮」我們就本經來說，是「信願行」這「三」種重要的「法」門，這個是教科書的內涵。什麼叫「理」教呢？「教經」，教科書裡「所依實相自性之理」，這是大乘經。大乘經之體，也就是說，大乘經的教學理論的依據，是實相自性，實相就是自性理體。換一句話說，佛的這些言說是從什麼地方流露出來的呢？是從自性實相裡頭流出來的，那麼這個是大乘經，這是這一部經所依據的理體。

所謂「行經」，「行」就是修行，就是講修行的方法。這個是理論的依據，這個是文字的課本，這是理論的依據，這是修行的方法。本經教給我們修行方法是「持名」念佛，「持」是保持，「名」是佛的名號，就是阿彌陀佛。用這個方法達到「一心不亂」，這是必須要記住的，不是念這一句阿彌陀佛，將來就能夠往生西方極樂世界了，那你就錯了。那正如同你誤會了好像我們在學校念書，我只要念書，我將來就可以得到學位了，那這個觀念也錯誤。為什麼呢？你念書還要經過考試，考試及格了之後，你才能夠拿到學位。這個一樣的，持名就好像念書一樣，也得經過考試，考試及格了，一心不亂；一心不亂就是考試及格，然後才能往生西方極樂世界。因此持名是手段，目的是一心不亂，這一句非常非常重要的，千萬不可以疏忽，這是就本經來說的。

那麼經在通常講，就一般講法，它又有四個意思，「貫、攝、常、法」，諸位將來在一切佛經裡頭，這些古來法師解釋這一個字，大多數用這四個字來解釋。這四個字，「貫」，所謂是「貫穿應知之義」，這個義是講義理，你應該曉得的一些道理，這個經是來貫穿你應當曉得的道理。「攝」是攝受，「攝受應度之生」，所謂應度，就是他的機緣成熟了，他能夠接受了，他能夠相信了，能夠依照這個方法修行，而且能夠得一心不亂，這就是說他應該得度這個機會到了，這個攝有這個意思。「常」的意思，「常則三世不易」，超越了空間，超越了時間，這叫常，我們今天所謂真理。三千年前這種理論方法可以成就，三千年之後的今天還是這個理論，還是這個方法，還會成就，超越時間。古時候在印度這些方法，印度人成就了；傳到中國來，中國人用這個理論方法，中國人成就了，超越了空間。換一句話說，它不受時間的限制，它也不受空間的限制，這才叫真理，它有這個意思在。

「法」是法則，「法則十界同遵」，這種方法，這個原則，十法界共同遵守的，這個稱之為經。所以這四個意思是佛法裡的意思。

另外還有許多的解釋，我們在這裡舉了兩條。「經一徑也」，這個經，徑路；「徑中捷徑也」，徑路裡頭最直接這個徑路。我們一般講大成佛法是成佛的徑路，禪宗是徑路當中的徑路，又超了一條徑路，比那個大乘法還要捷徑。淨土這個法門，又更捷徑、更快速。所以淨土法門古德稱之為徑中徑又徑，就是成佛最捷徑的一條道路、最快速的一條道路，再沒有比這個道路更快，它有這個意思。另外有一個意思當作鏡來說，這個「經」就是一面「鏡」子，照了修正我們的心行，所以讀經就是「照」，修「正心行」，那麼經有這麼多意思在。

合起來講，釋迦牟尼佛看到我們這一個世界眾生機緣成熟了，可以接受這一種圓頓大法，為我們說出阿彌陀佛這樣一個特別的法門，這麼樣的一部經典，稱之為佛說阿彌陀經。經題就給諸位介紹到此地。

經題講完了，照這個例子，下面還有翻譯這部經的人，有個人題，也是不能夠少的。佛經是釋迦牟尼佛在三千年前，印度恆河流域，舍衛國所說的；這是我們指這部經，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所講的。年代久遠了，那個時候記錄是梵文撰寫的，那麼這個經典什麼時候傳到我們中國來？什麼人翻譯的？把梵文翻成中國文。在什麼地點翻譯的？我們都應當明了，然後我們才可以相信，那麼這些也都有詳細的記載，「人題」就是記載這一樁事情。

請看經本下面，姚秦三藏法師鳩摩羅什譯，我們也在字幕裡面給諸位作一個簡單的介紹。這個人題，「姚秦」這是「記時也」，這兩個字它的作用，是記年代的。在中國歷史上以秦為國號的，曾經有過四次。因此在歷史上就把這個秦上頭要冠一個國王的姓，才能夠辨別，否則的話我們單講「秦」，到底是那一個秦國呢？那麼重要的，它有三個，我們在此地把它列出來「周朝平王封非子於陝」，陝西咸陽這個地方，就是現在的長安，這是我們中國以秦為國號的第一個，「嬴秦」，他姓嬴，到他統一中國之後，那就是秦始皇，秦始皇的秦，那個秦國是第一個秦。到後來在「南北朝」的時候，「苻堅」他本來是晉朝的臣子，以後他在「關中」一帶，等於他在那裡割據了，獨霸一方了，他自己稱王，不聽朝廷的命令了，他自己在那裡建了個國家。這個時候是五胡亂華的時候，五胡十六國，中國是一個四分五裂的局面。那麼他建國號也稱秦，為了與前面這個秦有所區別，所以史學家加上一個他的姓，苻堅，稱為苻秦。

在公元「三百八十四年」，「姚萇」是苻堅的將軍，他篡了位，把他滅掉了，換句話就是發動了一次政變，他成功了，把苻堅推翻了，那麼他，稱為秦「王」，那麼這個國號名字沒有改，實際上這是兩個勢力改朝換代了，所以在歷史上稱這一個「秦為姚秦」。鳩摩羅什大師到中國來的時候，是姚秦的時代。可是這個事情要從苻秦講起，從苻堅講起。

那麼諸位先看這一條，苻秦「苻秦在建元九年（一說十三年）」究竟那一個說的對呢？很難考證。這個歷史上記載說「有異星現於西域分野」，這是在天文上出現了這麼一個奇蹟，在當時這是國家上一樁大事情，很不平凡的天文現象。那麼在那個時候占卜，占卜在卦象當中所顯示出這是一定有一個有大智慧的人，賢人，這個賢人在西方，他要到中國來，要來幫助中國。

古時候，這中國自古以來，在印度也是如此，對於「賢」人「哲」人，都看作「國之大寶」。所以進賢就受上賞，國家第一等的賞賜，這個獎賞頒給誰呢？頒給那個推薦賢人的人。當然秦王苻堅動了心了，西域有大智慧，有賢者，我們要把這個人請到中國來。

那麼諸位想一想，國之大寶，人家國家怎麼肯放手呢？當然不肯放。於是乎在「建元十八年」，我們就算十三年說起吧！到十八年，五年。可見得在這一段期間當中，必然有活動，想求羅什大師到中國來，那人家國家不肯放手。不放，這個秦王是實在不得已了，「建元十八年九月遣大將呂光率兵入龜茲，迎什師」。這個在歷史上是記載的，呂光帶著七萬大軍，從長安到龜茲。龜茲這個地方是在現在新疆天山南麓，那麼在當時，在西域也是一個大國，當然他的國家沒有秦那樣的強大，也敵不過秦的大軍。這兩個字念龜茲，念古音，而不念龜茲，要念龜茲就錯了，念龜茲。

那麼這個發兵初期的時候，秦王就交代給呂光，這一次的用兵，勞師動眾，從長安到龜茲，幾千里的路程。在那個時候都是徒步行軍，七萬人，諸位想一想看，相當不容易，沒有交通工具。那麼用兵的目的是什麼呢？就是求鳩摩羅什大師。他說我不貪圖財寶，我也不貪圖土地，對龜茲國並不是發兵去侵略他，只要他答應我們把羅什大師請到我們中國來，弘法利生，這個軍隊去迎請羅什大師。他要不給呢？不給就打仗，把他的兵打敗之後，我們再談判。談判怎樣呢？還是要請羅什大師，不為別的。諸位想想，我們中國人這個求法，為了一個賢人，不惜勞師動眾，就為一個人啊！

那麼呂光兵臨龜茲城下，龜茲王無可奈何，想打吧！打不過秦國；不打吧！又不忍心把大師給我們中國。這個時候羅什大師就勸龜茲王，他說還是讓我到那邊去好了，否則的話，一有戰爭，無故要死多少老百姓。這個軍民老百姓一定有死傷，那我們比較比較的時候，國力不如秦國，還是打不過人家，那又何必呢？龜茲王不得不答應，將鳩摩羅什大師交給呂光；呂光是個武將，是個粗人。好！他就迎接羅什大師回來了。

到了涼洲這個地方，就是現在的甘肅，長安那邊傳來了一個消息，說姚萇發動了一次政變，把這個苻堅這個政權推翻了。那麼這個政變的時候，原因也有，大家在曉得歷史上有淝水之戰，那就是秦，苻秦，苻堅，跟晉國的謝安，晉朝的謝安，在淝水這個地方打了一次仗，這次仗打敗了。這個晉，晉朝勝了，秦朝敗了，在那個時候秦比晉要強，那麼這個事在歷史上很著名的一次戰役。姚萇是苻秦的大將，乘這一次兵敗，他發動了政變，把苻堅殺了，自己做了秦王。那麼這個消息，呂光在涼洲聽說了，他就不敢回來了。因為呂光跟姚萇都是苻堅的大將。那麼呂光他也不服氣，因此他就在涼洲那個地方割據一方，自己也稱王了叫做「三河王」，他自己也霸佔一塊地盤，在那邊稱王。所以可見得那個時候國家之亂，每一個人霸佔一個地方，自己就稱王，自己就建了一個國。那麼這個是在涼洲，我們稱之為「西涼」，三河王。

那麼這個時候，羅什大師等於說是被他俘虜了。那麼他，剛才說過了，他是一個武將，是個粗人，對於羅什大師也不怎麼尊重，但是他也不放他回到中原。因為什麼呢？他曉得鳩摩羅什大師有智慧、有才幹，自己不能用他，也不讓別人用他，羅什大師很苦啊！這個地方十幾年簡直是無用武之地，就像六祖大師在獵人隊裡十五年一樣，他的才幹沒有辦法發揮。

一直到呂光死了，他的姪子呂隆即位；呂隆即位的時候，在秦國姚萇也死了。姚萇的兒子姚興，姚興即位。姚興即位秦的勢力還是強大，那麼涼國力比較上弱了，那麼這個時候姚興還是念念不忘羅什大師，於是乎就向呂隆要人。呂隆不肯，於是乎在這個時候打了一仗。西涼打敗了，那麼呂隆沒有辦法才把鳩摩羅什大師交給姚興。

「姚興」是一個很虔誠的佛教徒，所以鳩摩羅什「大師到長安」的時候；興就是姚興，當時秦國的國王，「待以國師之禮，延居西明閣」，這個西明閣是宮殿之一，把這個地方讓出來，就是這一座宮殿讓出來供養法師。這個姚興很聰明，因為看到羅什大師這麼大的學問，這麼好的學問、道德，不能讓他失傳，所以就等於說

請他來教學。「集」合國內的「義學沙門」這是有學問、有道德的出家人「八百人，從師學。」跟鳩摩羅什大師來學習。這個眼光實在是非常之遠大。所以羅什大師到中國來，才能夠一展他的大才，對於中國佛教影響非常非常的深遠。「什師」所「譯出」的「經論」，一共有「九十八部，三百九十餘卷」。

我們再看看前面，我把這個年代跟諸位交代清楚。「姚興」時候，「弘始三年」，公元「四百零一」年，「十二月二十日」，這個時間記載得很清楚，鳩摩羅什「大師入長安」，是在這一年。「四年」，就是第二年，弘始三年，鳩摩羅什大師到長安來，弘始四年，第二年「二月八日」，你看十二月二十日，這時沒多久，大師「譯此經於草堂寺」，他在草堂寺翻譯這一部佛說阿彌陀經。所以這個翻經的人、年代、地點，都非常的清楚，那麼這是年代給諸位說出來。

那麼再看底下，這個是「三藏法師」，跟諸位介紹三藏法師。三藏法師是「顯」示譯經人的道「德」、學問，要拿今天的話來說，就是學歷，實在說唯有三藏這樣的學歷，才有資格翻經。「三藏」前面曾經跟諸位說過，是講的「經律論」，也就是說的「戒定慧」。法師必須「通達世出世間」的學問，才有資格稱三藏法師。所以這個稱號在佛門裡面等於是說最高的學位，好像我們世間稱博士學位，佛門裡頭的博士學位就是三藏法師，通達經律論三藏，當然也就通達世間「一切法門」。

「法師」這是佛門裡面幾種稱呼，我在此地也附帶地給諸位介紹。這個是三藏，經律論。經藏，定學；律藏，戒學；論藏，慧學，通達世出世間一切法門，那麼這個稱三藏法師。法師的意思，就是「以三藏之法」，「自」己修「行」，教「化」眾生，這個是稱之為法師。那麼這個法師是通稱，在佛門是通稱，只要是以三藏之法自行化「他」的，都稱法師；出家稱法師，在家也可以稱法師；男子稱法師，女子也可以稱法師。所以法師不分在家出家，也不分男女老幼，都可以稱的，這是共同的稱呼。

除這個之外，那麼諸位最熟悉的，佛門稱呼稱和尚。「和尚」，也是通稱，出家人稱和尚，在家人也可以稱和尚；男子稱和尚，女子也可以稱和尚，通稱。和尚是印度話，翻成中國意思，「親教師」，所以這一個稱呼，在我們佛門是最尊敬的稱呼，和尚是最尊敬的稱呼，是親教師。一個寺院裡面只有住持稱和尚，別的人沒有資格稱和尚。就好像一個學校，他的校長，親教師；只有校長有資格稱和尚，其他的人沒有資格稱和尚，其他的人稱法師，稱阿闍黎。所以和尚只有一個，一個寺院裡頭只有一個，為什麼呢？他是主持教育，法師跟阿闍黎是執行教育，好像教員，這是教員，這是校長，這是我們一定要把他分清楚的。教員雖然直接教我們，但是教學的策劃、設計、構想，是和尚的事情，那個教員無非是執行而已，雖然他在講台上上課，他是執行的。教育政策、教育方針，出自於親教師，這個才是親教師。所以在學校念書，誰跟你關係最密切呢？校長。我們學佛的人，誰跟我們關係最密切呢？和尚。

「阿闍黎」也是普通稱呼，「軌範師」，他的道德，他的學問，他的言行，可以做我們的模範；「軌」是軌道的意思，「範」是模範的意思，軌範師。那麼像這些稱呼，我們都要了解，才不致於發生誤會。

出家人稱比丘，將來我們在經文裡頭跟諸位說，只有比丘、比丘尼，那是出家人專稱，在家人不能稱呼的。所以這法師、和尚、阿闍黎，在家人都可以稱呼。以前我在台中求學，李炳南那就是我們的和尚，他是我們的親教師，我跟他十年，他是我的和尚。我跟章嘉大失學，章嘉大師是我的和尚，他教我三年。那麼章嘉大師是出家人，而李炳南居士在家人，他是我的親教師，要用印度話來說，那我就稱他做和尚。所以諸位一看到和尚，以為就是出家人，那就錯了，那你就根本不懂佛法，你就誤會了佛教。那麼這是一點佛學常識，附帶在此地給諸位介紹。

第三段，「鳩摩羅什」這四個字也是印度話，翻成中國的意思，叫「童壽」。那麼這個意思，就是說他很年輕，他是個小孩，但是他的智慧、他的見解、他的風度，就像一個成年人一樣。我們中國人常說的少年老成，這個名字就含有少年老成，童子好像有成年人這種氣概一樣。那麼也有說羅什大師這個名號，是他父母兩個人的名字合起來稱的；因為他的父親叫鳩摩耶，母親是龜茲國王的妹妹，非常的聰明，以後出家修行證三果羅漢。那麼羅什大師他在七歲的時候就出名了，七歲是個小孩，他的智慧、他的能力，就在這一個地方上都知道；像我們中國人所謂是神童；都曉得，他已經能夠說是通達佛法甚深的理趣。

那麼傳記裡頭記載著，就在七歲的那一年，跟他母親到寺院裡面去拜佛，那麼他看到寺院鐵鉢很大，他就拿著玩，小孩兒嘛！隨便拿著頂在頭上，很輕很容易地拿下來。這個一想，我這麼小，鐵鉢這麼重，我怎麼能拿得動呢？再去一拿，拿不動。於是乎他就覺悟到萬法唯心，就悟到這個道理。諸位要曉得，七歲的小孩能夠悟到甚深的佛法，的確是相當不容易。

那麼他長大學佛之後，他的老師告訴他，你的因緣在中國。那麼他回去給他媽媽說，他媽媽講對的，但是你到中國去固然是有法緣，可是對於自己很不利。羅什大師就說了，只要能夠弘揚佛法，利益眾生，自己無論受多麼大的苦難，也在所不辭，他的母親對他也很有敬佩。所以他跟著呂光到中國來，在西涼住了十幾年，那個十幾年的確是受到呂光的冷落，呂光並不尊重他，等於說把他幽禁了。使他自己的學問、德行，不能夠發揮，無法從事於弘法利生的工作，所以受了很多苦難。一直到呂光死了之後，剛才說了，姚興打敗了呂隆，才把他迎回到長安，這個時候他的抱負才展開，可是他到長安來之後，只有短短的七年，他就圓寂了。所以他在中國弘法的時間，只有七年，而受的苦難大概是三倍的時間，總說有二十多年的苦難；被呂光幽禁的時候，有那麼長的時間，與他母親所說的話完全相應。

那麼時間雖然短，但是他對於中國佛教的影響實在是太大了。我們今天講中文譯經的譯經史，譯經史上最著名的兩個人，前面一位就是鳩摩羅什大師，後一位則是玄奘大師，在我們中國譯經史上，這兩個是了不起的人。但是大師在中國只有七年，七年有這樣深遠的影響，這一點值得我們注意到。

所以在整個佛法教學、弘揚、流傳，影響力之大的確不在乎時間的長短，而是在他自己本身的道德與學問，這是我們一般說；在佛法來講，是他修行証果，他是真修實証，所以才有這樣深遠的影響力，那麼這是我們從羅什大師來看。

由羅什大師我們會想到近代印光大師，大家所公認的，民國年間佛法影響最大的，就是印光大師。印光大師在近代弘法時間不長，只有短短的十年，他老人家七十歲才出來，才被人發現，七十歲才被人發現，八十歲圓寂了，所以只有十年的時間。七十歲之前，印光大師不出名，沒有人知道，他在定海普陀山，觀世音菩薩的道場，在普陀山藏經樓裡面，等於閉關；是一個寺廟藏經樓，等於圖書館，圖書館管理員，藏經樓的堂主，實際上就是圖書館的管理員。那麼他在普陀山藏經樓三十年，他個人修持啊！這就是古德所謂是厚積勃發，他積得太深厚了，所以他不發出來則已，他一發出來這個力量非常非常之大。他是被幾個有學問，在社會上有地位有學問的幾位學者，到普陀去朝山，去遊覽名勝，偶然之間在藏經樓看這個老和尚很清高，跟他談談，發覺到他很有學問。於是乎常常寫信請教他佛法上的問題，那麼老法師都很詳細地來解答。那麼這些人把老和尚這個信件在報紙雜誌上一發表，大家才曉得普陀山有這麼一位了不起的人，他是這麼出名的。真是像羅什大師一樣，時間很短，影響力太大太大了。

那麼由此可知，弘法利生，續佛慧命，流傳大法，一定要厚積勃發，在自己這個修學要有相當的時間，相當的功力，不是朝夕、三兩年、幾個月，那一種力量能夠辦得了的。現代人通病，就是沒有耐心，學了一點點就想趕快要出頭，要出人頭

地，這些都是名利心在作祟。他依然是在無明、邪見，那個圈圈裡面，自己都沒有得度，如何能夠度人？羅什、印祖，是我們的模範啊！這是我們應當要學習的。

那麼在「唐」朝的時候，「道宣律師」，這是一位有神通的老法師，非常了不起，是我們中國律宗第一代的祖師，終南山律祖。前面跟諸位說他感應得天人供養，他遇到這個「天人陸玄暢」，他就曾經問過他，鳩摩羅什大師所譯的這些佛經，為什麼那麼多人喜歡它？那麼多人受持？輾轉地來流通，這什麼原因？天人就告訴它，羅什大師過去曾經為七佛的譯經師，他就是翻譯好手啊！過去七尊佛，他都為他們來翻經，所以他所譯的東西，譯得好，深受人歡迎。那麼這是歷史上有這麼一段公案。

最後跟諸位講「譯」這個字。「譯」是翻譯，在周朝時候，執掌四方言語，就是主持翻譯的，那個時候叫「象胥氏」，周朝叫象胥氏。「東」方呢？叫「寄」，這個翻譯就叫寄。「南」方叫「象」。「西」方叫「狄鞮」。「北」方叫「譯」。名字不一樣，都幹一種工作。那麼佛經最初到中國來，就是摩騰、竺法蘭，到中國來，那個時候替他們翻譯，北方的象胥官，北方的象胥氏，北方的，所以他們這個都用譯。那麼到以後，不管是那個地方來翻譯，都用這個字了，那麼這個譯的來源，大致情形是如此。

「作者」是「聖」人，這個經，佛講的。翻「譯者」是菩薩，「賢」人，「了生死之大法，固當如是」。作者聖，譯者賢，「非有修證」，要不是真正有修有證，「不可妄傳也。」這是我們必須要記住，這是一個良好的修學，傳法的態度，我們必須要把他記住。自己要想弘法利生，要想傳揚聖教，必須先在真正的修行證果上用功，到機緣成熟了，再像古聖先賢一樣，從事於利他的工作並不遲。今天我們講經題、人題，都介紹完了，下一次就講到經文了。

本網頁由 報佛恩網 製作